

我在原住民小學的教學

原住民小學校で教鞭をとる私

My Experience of Teaching at an Aboriginal School

文・圖 | 唐璋信 (台東縣成功鎮和平國小教師)

今年是我在原住民小學任教的第八個年頭，而任教的所在地有另一個名稱，叫做「教育優先區」，顧名思義，就是文化不利的地方，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文化經濟落後，這都是可想而見的。當年公費分發時，許多同學都問我「爲什麼不留在台北市？」，都認爲我是想不開，的確，台北市是台灣的首富之區，擁有最豐富的教學資源，小孩程度又好，家長把每個孩子都當成寶，根本不用老師費心，推展教學工作應該是得心應手，但別忘了，鄉下地方也是需要教育，如果大家都不願意來後山，那這裡的小孩該怎麼辦，只要秉持著對教育的熱情，我想到哪裡教書都一樣。

我是一個來自鄉下的小孩，面對過許多小孩子，相較於市區中的孩子，後山地區的小孩子多了一份純真，那種純真的感覺，讓我彷彿回到了童年，這裡或許有許多不爲人知的辛酸，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肯努力，孩子會獲得更多，也會過得更快樂，讓我們與這裡的孩子共同編織那一段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

隔代教養的問題

在部落中，青壯年人口大量外流，只剩老人與小孩，大部分的家庭都是隔代教養，而老人家所熟悉的語言是阿美語，而小孩子所使用的語言卻是國語，在家中形成嚴重的代溝；大部分的老人家只會使用簡單的國語詞彙與小孩子溝通；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所教育出來的小孩，國語程度低落，使用的字詞有限，大部分的語言學習來自同儕間的言語交談及模仿，但只是因爲好玩卻不知其字義，相對的，學校語文領域所教的詞彙卻無法形成生活中的語言，使大部分的學生語文理解能力差，表達能力不好，連帶的影響到各科的學習，即使父母留在部落中，也因經常忙於生計，無暇照顧督促兒女的學業，只能靠老師單打獨鬥，無法從家庭得到協助。當學生指著饅頭、包子稱作「麵包」；指著柳丁稱它作「橘子」，這些平常應該是家庭教育需要教導的事情卻落到老師的身上，老師便肩負起更大的責任。



漁獵文化傳承。

許多平地老師滿懷熱誠來到了原住民學校，
卻因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文化刺激不足等因素，
在教學中充滿挫折感，多會選擇離開。

不寫功課是這邊小孩子的通病，家長忙於工作，放任小孩在外玩耍，加上外界誘惑，學生更是愛看電視或上網咖，年邁的祖父母管不動孩子，而年輕的父母又因工作而抽不開身，相較於索然無味的功課，電動玩具或卡通影片更具吸引力。在這裡，隔代教養的家庭把管教問題推給學校，卻無法察覺自身的責任，學校似乎要取代家庭，但是如果只靠學校成效有限，家庭的功能要能發揮，才能和學校相輔相成。

原住民小學只是跳板？

在校務評鑑中，東大的教授曾說許多老師滿懷熱誠來到了原住民學校，卻因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文化刺激不足等因素，在教學中充滿挫折感，因而夾著尾巴逃走了；的確，在教學中不斷的充滿挫折，面對諸多不利的環境之中，教師在得不到外界的支援之下，多會選擇離開。在教育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表現好、積分高的教師或校長可以往市區調動，表現不好或積分低的教師或校長只能留在偏遠地區，而新聘教師在教學技巧未臻成熟時，就得

鄉下地方也是需要教育，

如果大家都不願意來後山，那這裡的小孩該怎麼辦，
只要秉持著對教育的熱情，到哪裡教書都一樣。



傳統原住民舞蹈。

面對原住民學生挑戰而充滿挫折，使得原住民學校的教師流動率高，造成城鄉差距擴大，許多教師擠破頭也要往市區調動，政府為何不花高薪聘用或鼓勵教學卓越、辦學績優的校長、主任、老師前往原住民學校任教，改善原住民學校的教學環境呢？

升學vs就業？

曾經有畢業生在國中時就中輟，其中輟的原因就是讀不下去想早點去工作，許多原住民學生因家境關係被迫放棄求學而選擇就業，曾經有一位家長說，他小時候也是不想唸書，喜歡玩，等到長大了，開竅了，反而有想要讀書

的欲望而去讀補校，但是有多少個原住民孩子能像那位家長那樣，擁有一顆好學上進的心。

有的老師認為，只要學生將來能夠好好的工作，不替社會製造麻煩就夠了，但是在拼命賺錢，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他們是否忽略掉一些小細節，擁有一技之長，如果沒有理論做為基礎，便無法創新。在台灣現今的社會，還是一個學歷取向的社會，基本學歷不高，就無法從事許多的工作，

因而陷入經濟困境，如此惡性循環，是看不到未來的。

原住民加分？

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一直以「主流中心課程」為主；在一綱多本的情形下，教科書出現百家爭鳴的情形，儘管教科書是如此的多元，但對原住民學生來說，這些課本都是以主流單一族群、中產階級與都市群體的經驗與觀點來書寫，許多內容都是以都市經驗為主，對這裡的學生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因此，只能憑空想像或者透過影片來學習，相較於都市學生學習起來較為吃力。撒可努的演講中曾提到這個問題，「為什麼原住民要加分？如果大學

聯考考打山豬、獵飛鼠，我們也可以幫你們加分？」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儘管有加分制度，在此擁有高中以上學歷的，仍是少數，對原住民學生來說，加分制度能幫助他們的仍是有限。

他們要的是什麼？

在台灣有許多小孩子繳不起營養午餐錢，各界的捐款也不斷，但這裡的孩子需要的不是這些外在物質條件的補助，而是更多的課業指導與陪伴，政府在原住民學校挹注許多經費，但是卻忽略了「救急不救貧」、「給他們魚吃，不如教會他們釣魚」的原則，許多資源是重複、浪費的，社會各界有許多善心人士想要幫助原住民學生，卻造成當地家長的依賴，對於自己小孩的教養，同樣的僅能提供物質上的協助，無法有實質上的幫助。近來，教育部提供了教育優先區的課後輔導及課後照顧，延長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時間，期望對原住民學生的學習能有所幫助，但其成效仍有待觀察。



母語教學。



唐瑋信

屏東縣人，1978年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畢業，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現任台東縣和平國小教師，2001年至和平國小任教至今。

原住民教育的方向

筆者曾在一場演講中聽到一位原住民學校的平地人校長說「我只是一個過客，應該尊重當地的社區居民、學生及老師的想法，他們想要一個怎樣的學校，我全力來配合」，但有如此胸襟的校長不多了，絕大部分的校長到了原住民學校，就開始發展他個人的興趣或專長，並不在乎當地的文化或民意。對照筆者在撒可努的演講中聽到「國民政府對原住民的教育，就是男的去當警察或軍人；女的去當護士」這樣的言語，我不禁問我自己，這樣幫他們規劃或設定未來的教育是對的嗎？

我們常自詡為優秀的民族，要教導哪些落後未開化的民族接受文明；但反過來想，為什麼原住民要學習平地人的文化，平地人卻不去學習原住民的文化？我們常常將自己想法加諸在原住民身上，所以當我們面對原住民的同時，請先拿掉自己的有色眼鏡。最近的一個廣告也指出，不要讓星光大道的歌唱節目或棒球這類的體育活動成為原住民學生唯一的出路，讓他們的未來更寬廣。

台東地區的原住民學校最適合發展小班教學，卻不見小班教學的優點只見小班教學的缺點，在原住民學校的我們總不能老是用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文化刺激不足…這些來當做藉口，要試著去改變他們，讓原住民學生，因著我們，獲得更多，更廣，更真切；使教育，因著我們，更真，更善，更美。◆